

T 5424 / 3221

22

問學編

學一

如孔子

千沐

樂

在

長安

得行

所

徒

詩

公

知

不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馮恭定全書卷二十一

關學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關學編

理學一脉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
聖如孔子危于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
業于洙泗之濱晚而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
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
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
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于秦

佛于東漢宋梁陳唐老控于晉經既闕訛學又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明絕學而關中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已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自橫渠迄今又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為雋彥潛心理學代有其人追我

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左稱領袖者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閑暇日惟講求正學排斥異端為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于橫渠訖于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于道設在聖門當所嘉與者簡冊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關學名為關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勤矣余不肖嚮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產晦菴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

次為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
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
公同志蓋理為人人具足之理學為人人當講
之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
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絕德也由諸君子而溯孔
孟是在龜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
萬歷戊申八月念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于
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為理學者
也其為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于宋得九
人于金得一人于元得八人于明得十五人諸
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為小傳授受
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為關西萬世理學
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
後置他閏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
為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於濂洛
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
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

于斯久之悟而反正以為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詖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博聞強識之士鮮不入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克己與四勿不知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由空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為仁四先生且然况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迨其後也鵞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為所晦蝕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郿縣宗指近代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

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
於九京而揚於之哉仲好之為是編也直以子
厚承洙泗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
可顯斥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祀分以俟
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
詳于辯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為正故關
學明而濂洛以下紫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羲文
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
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侈說其
鄉人以為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
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皐比勇
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
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
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
諸儒猶力為撐持埴吹篳和濟濟雖雖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我

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臯蘭初起厥力尤韞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歛

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斂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頌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泚有日頃

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儲為纂次題曰關學
 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
 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
 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
 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
 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
 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曉口耳則
 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歷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

于靜觀堂

關學編凡例

一是編專為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
 一理學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駟子從石作子明
 俱孔門高弟第事蹟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
 前而編中斷自橫渠張子始

一次序各以時代庶古今不相混淆

一宋元諸儒有史傳諸書可考不佞稍為纂次

十五仍舊至 國朝諸儒中多僭妄論著文

之工拙不卹也

一國朝諸儒特錄其所知蓋棺論定者其所未知者姑闕之以俟

關學編首卷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

一統志西安府

孔門弟子篤于

守道唐玄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

宗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

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

爵

聖門人物志末二句作紛華不撓縻我好爵

燕子

燕子名伋

家語作級

字子思秦人

一作沂陽人

孔門弟子

唐元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

封沂源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

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

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沂源皇澤斯被

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

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
跂而及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孔
昌府秦州

門弟子唐元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

真宗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

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

克述無言鼓篋槐市場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

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復姓篇

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

作子稱石子者誤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
秦人一統志
西安府

孔門弟子唐元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

宋真宗加封上邽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

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侯昭乎聖徒執經請

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

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氏復姓今稱壤子誤

宋

橫渠張先生載

天祺張先生載

進伯呂先生大忠

和叔呂先生大鈞

與叔呂先生大臨

季明蘇先生昞

吳之范先生育

師聖侯先生仲良

天水劉先生愿

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天德

元

紫陽楊先生真
鑑山宋氏規附

元甫楊先生恭懿

維斗蕭先生藥

關學編
伯克呂氏盛附

寬甫同先生恕

從善韓先生擇

伯仁侯先生均

士安第五先生居仁

悅古程先生瑁

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堅

默齋張先生傑

小泉周先生蕙

大器張先生鼎

抑之張氏銳附

介菴李先生錦

仲白李氏錦附

思菴薛先生敬之

平川王先生承裕

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栲

谿田馬先生

理

苑洛韓先生

邦奇

瑞泉南先生

大吉

雲林尚氏班爵附

斛山楊先生

爵

愧軒呂先生

潛

石谷張氏節
正立李氏挺附

蒙泉郭先生

郭

秦關王先生

之士

關學編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為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于道已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

生于先生為外兄弟之子早行也而先生心服
 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
 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
 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
 之美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
 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
 縣名在宜川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
 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酬之使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
 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
 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
 閭閻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其時命
 其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
 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熙寧
 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
 呂晦叔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
 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

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頌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

御史裏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惠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為薄俗倡耆功而下為製服輕重如

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倣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為之大變熙寧九年秦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

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
禮官議禮官徂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力
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
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
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歛門人共買
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于進取乞
加贈卹詔賜館職賻先生氣質剴毅望之儼然
與之居久而日親勇于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
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

私于之居恒以天下為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
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
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
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
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
無貧者輒廩此糲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
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以為仁政必自
經界始貧富田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
已方欲與與子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為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為也程伯淳閉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

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嘗自言吾為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醉盤示兒百物具在願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實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惛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

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理宗淳祐初謚

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
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
成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
敦迫喻以為省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
調陝州閩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
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沅江懷安車金堂
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裏行

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
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
生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
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
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
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鬪訟寇盜倍蕪它
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寬
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間召父
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

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
聚于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
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爲御史每進對
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
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
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
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
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
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
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省
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先生曰戩之狂直宜
爲公咲然天下之咲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
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
職旣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
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
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
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
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

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
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
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
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
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
不食筭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
雖喜愠不見于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
親終日言未嘗不及于義接人無貴賤踈戚未
嘗失色于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

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
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
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
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
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病少孤不得事
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
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
生力爲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
年先生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

事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
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
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
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令始有
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爲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
士父蕢比部郎中通蔡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
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

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
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
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
國恩信不治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
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
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
竟屈已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
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
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

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為界馬元豐中為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為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為州簽判初呼狀元

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為得師後為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為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朝川集五卷奏議十卷第大防

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
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
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能使元祐之治比
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
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
乙科授秦州司理叅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
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

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
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
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又之以大
臣薦爲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
夏廊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旣出塞轉運使李稷
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种諤諤
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
一劔耳先生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

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為人質厚剴正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為己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為同年友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為學者倡後進蔽

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于領解寂寥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問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為宗範居父喪哀麻歛奠比虞祔一襲之于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凡進伯微仲弟與叔率鄉人為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為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

有力又嘆其勇為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

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

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為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今為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

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張先生游橫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

有已立已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志以
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
勝私室愆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害我
室廬婦姑勃磈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
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痲
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晞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
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

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而其學
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
為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
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
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
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
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
人為未盡善輕理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

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
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
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
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
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
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
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
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攷古

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
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于程門不小故
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
早死云

季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橫
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于二程子時尹焞彥明
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
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

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大
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
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
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
載學為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
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宮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
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為太常博士後
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
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為意
彥明曰然焯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邪
為身計邪若為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為
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焯言為
然先是橫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
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
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
之行于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

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為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為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

今臨洮府

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

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為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為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人也橫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存之不忘庶

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于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

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
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
造焉則辟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
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士之常
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

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

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
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荆門胡文定留
與為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

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于漳水之
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
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
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
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
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
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朱文公稱其學
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
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為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即

當書為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潜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

吾少時精力奪于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
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
日日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
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
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魯齋
許先生衡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
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
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
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
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于
恭懿益昌其家學為元名儒別有傳
元

紫陽楊先生

鑑山宋氏附

先生名奐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
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
生先生父振以為文明之象因名曰奐天性至
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
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吳榮叔迥

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詣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鄆縣柳塘門生百餘人荆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聞先生名數問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請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

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特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有也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為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戒家

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噓命門人負擇載筆
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謚文憲先生博
覽強記真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
蹈襲為耻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
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
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為之人
有片善則委曲稱獎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
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
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

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為乃以子妻之
燧後為名儒其學得于先生為多元好問誤神
道碑稱為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
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為人其
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
三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比見
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
與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
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瑩閭復嘗稱之

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冠絕一時中
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
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
敢犯丙辰春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廉希
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
才議欲為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為講
議官不就後徵為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
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
世年七十七卒

天... 三... 冠... 一...
... 公... 之... 以... 法... 然... 皆...
... 敢... 犯... 而... 未... 能... 遂... 其...
... 才... 識... 敏... 而... 有... 濟... 其... 文... 章... 名... 世... 者... 且... 之... 著... 焉...
... 在... 在... 去... 開... 關... 鑑... 山... 先... 生... 有... 鑑... 山... 補... 墩... 集... 梓... 行... 十...
... 世... 年... 十... 下... 三... 下...

